

工
大道行思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绮年琐忆

许渊冲 著

▲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绮年琐忆

许渊冲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绮年琐忆 / 许渊冲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8.1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ISBN 978-7-5507-1961-3

I. ①绮… II. ①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5340 号

绮年琐忆

QINIAN SUOY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浪波湾图文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字数: 154 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策划: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5 号金威大厦 707—708 室 (100097)

电话: 编辑部 (010-51505219) 发行部 (010-51505079)

网址: www.ompbj.com 邮箱: ompbj@ompbj.com

新浪微博: @大道行思传媒 微信: 大道行思传媒 (ID: ompbj01)

大道行思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培, 电话: 010-61848179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一

路	002
追忆逝水年华	010
再忆逝水年华	017
往事如烟忆图书馆	027
东南西北行	035
我译唐宋词	050
我译《西厢记》	059

辑二

名师风采	072
逝水余波	091
哈佛大学留学生	105
一代人的爱情	120
西南联大的师生	129

闻一多先生讲唐诗	138
钱锺书先生和我	150
我所知道的柳无忌教授	197
梅校长一家和我	206

辑三

杨振宁和我	214
怀念萧乾先生	237
程抱一和我	241

辑一

路

联大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现在走那条近路的人更多，我却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我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南昌、在永泰、在黄昏、在月夜，我都有我爱走的路。如果能把我的脚印、河畔的影子，都描绘下来，那对于我是多美丽的回忆呵！

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这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写的日记。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我为什么留恋故乡南昌呢？在 20 世纪 30 年代，赣江之滨的滕王阁早已名存实亡，再也看不到“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了。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并不是南昌独有的风光。所以我在江西第二中学读书的时

候，并没有什么乡土之恋。但一等到离乡背井之后，我才发现故乡也像健康一样，在失去后才觉得可贵。司空见惯的小桥流水人家，仿佛也旧貌换新颜了。和二中同学刘匡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南昌，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

1937年12月13日，与许君不期而遇于车，沿途休息于八都最久。遂相与散步村之附近，复坐于鲜见大树下闲谈，觉既别于二中，相见甚难，不料犹遇于兹，然自今以后，必难有此乐矣！因执笔记之以为念。

平平常常的几句话，但是我这个初离家门的游子读来，却有了不平常的意义，仿佛字里行间凝聚了一片乡情似的。后来二中迁到永泰，每逢月夜，我喜欢同匡南、燮昌，在赣江之滨散步，望着滚滚北流的江水，仿佛它能把我们滔滔不绝的乡思，带回遥远的南昌。这时我们最爱读的诗句，是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在江边谈得最多的人物，是教我们国文的汪国镇老师。汪老师的身材矮小，丰富的文史知识浓缩在他胸中；他说话急，恨不得在一小时内讲两小时的课；他走路快，似乎舍不得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他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内容丰富，像亩产千斤的稻田，简直不比大学教授逊色。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汪老师写下了下面的词句：“问五

湖，哪有扁舟？梦里江声和泪咽，频洒向故园流。”听说他的学生惨遭杀害，他写了两首哀悼的诗，一首的最后两句是：“一纸难将两行泪，年年心事付征帆。”

当日军进攻，南昌动摇时，二中准备迁往清江县永泰镇，汪老师坚决不随校南迁。1937年12月10日，我去向他告别，他用毛笔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14个大字：

旧学新知多致用，得师取友愿齐贤。

这两句话体现了他对我们的一片深情厚谊。“学以致用”就是他教过我们的《论语》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今天看来，知识如能用于实践，创造出新的美，那真是世上最大的乐趣了。“得友齐贤”是化用《论语》中的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幸福如有朋友分享，可以倍增；如不分享，就会消失。《论语》中的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没有写下来，却付之实践了。他有大学教授之才，却甘心在知名度不高的中学任教；人也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这不是名副其实的君子吗！

1938年7月2日，汪老师惨遭日寇杀害。他的学生周礼写了一阕《水调歌头》，现在节录于后：

日寇侵赣，入彭泽，执夫子，骂贼不屈，壮烈牺牲。忆教

海之深恩，痛忠良之死节，为词以哭，聊当悲歌。

正气今犹在，彭泽一书生。

窥江胡马十万，攒戟拥孤城。

不见当年张许，只见纷纷弃甲，烽火使人惊。

金瓯嗟已缺，生死一朝轻。

骂寇贼，申大义，是人英。

男儿所学何事？肯做楚囚鸣？

不负平生宿抱，拼却头颅一掷，浩气振丹青。

华表归来处，一笑大江横。

在汪老师遇难时，我们正在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毕业之后，就要确定人生的道路了，我打算报考联大外文系。但是江西教育水平不高，那时全省甚至没有一所大学，南昌二中虽是全省最好的中学，每年考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屈指可数，例如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就是二中首屈一指的首届毕业生，而我并不在屈指可数之列，能考上联大吗？虽然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我把英文 26 个字母中的最后 4 个编成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了。后来学习生词，我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就是用这样动植物

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升入中学后，我和同班同学涂荊生、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却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这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那时我有一个表姊在美国学教育，有一个表哥在欧洲学音乐，我要他们给我寄邮票来，结果得到了美国的自由神像图，德国的萨尔风景票，我玩得爱不释手，仿佛旅游一般。初中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集邮的经过》，寄给芜湖《邮话》杂志，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熊式一表叔写了一个英文剧本《王宝钏》，得到英国大作家萧伯纳的赞赏，在英美舞台上演，引起轰动，回南昌来把全家三个“孙子”和三个“刀豆子”，都带到英国去定居，这更加强了我学英文的念头。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突击背熟了30篇英文，包括莎士比亚《凯撒大将》中的演说词，考试成绩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从人中人变成人上人了，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到了高中三年级，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英译本，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这是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感觉不到的，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我的决心就下定了。加上那时浙江大学从杭州迁来江西泰和，也带来了西子湖畔的歌声，我们就跟着大学生唱起英文的《江上彩虹》来，仿佛要用歌声组成彩虹，飞上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似的。

抗日战争之前，名牌大学只在当地招生，要考清华、北大就要北上，不但需要屈指可数的人才，还要屈指难数的钱财，二

者缺一不可。平津京沪失陷之后，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举行统一招生考试，并且不收学费，反而发给贷金，这对没有钱财的人才，才是大开了方便之门。于是我们二中毕业班的同学，多半都在浙江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还记得考英文时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团结就是力量》。我用比喻开始，说一支箭容易折断，一束箭就坚不可摧；然后言归正传，说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全民抗战，那国家就不会被日本鲸吞蚕食了。结果英文得了85分，考取了联大外文系。同时考取的同学有吴琮（现为清华大学英文教授）和万兆凤（江西师范大学英文教授）。还有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同学胡品清，也考取了浙大外文系；她后来成了法国外交官的夫人，离婚后在台湾任法文教授，是个有名的女作家。说来也巧，她比我大一岁，也比我早几年把唐诗宋词译成英文、法文，在欧美出版。所不同的是，她把诗词译成散体，我却译成韵文。我们四个人都是汪国镇老师的学生，而汪老师本人也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他没有完成的事业，总算是后继有人了。我们四个人中，胡品清和万兆凤是全省屈指可数的高才生。万兆凤是全省小学毕业会考第二名，中学毕业会考第四名，后来参加了《唐诗三百首》的英译工作。前面提到的王树椒同学是全省小学毕业会考第三名，考入浙江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名。他在二中依照庄子的文体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得到汪老师的赞赏，批语是“可以乱真”；后来他写了一篇《府兵制溯源并质陈寅恪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教授读后，说他是“文史奇

才”。同班同学考取中央政治大学的有贺其治，曾任驻英国利物浦副领事，现在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考取交通大学的有徐采栋，曾任贵州省副省长，现在是九三学社中央第一副主席。考取中央大学的有廖延雄，曾任江西省科学院院长。考取厦门大学的有符达，后来是江西电厂总工程师。回想我们这一班人，当年风华正茂，后来各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在不是幽明隔绝，就是天各一方了。

考取联大之后，我辞别了江西，经过湖南，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看见奇峰林立，漫江流翠，如入仙境。但日本飞机一轰炸，高楼大厦立刻成了断壁残垣，青山绿水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天堂一转眼间化为地狱，我又恨不得立刻回永泰去。正是：

寄居永泰经风霜，客心日夜忆南昌。

无端更渡漓江水，却望永泰是故乡。

我正在动摇中，恰巧王树椒、胡品清等也到了桂林，要去宜山上浙江大学。听见胡品清唱《圣露西之歌》，看见这个多情善感的才女都没有流露出离愁别恨，我也就打消了回乡的念头。

在桂林我还认识了联大数学系的同学廖山涛，他穿一件土布大褂，说一口湖南土话，谁也看不出他是数学考第一的新生，后来会得到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数学奖。我们同到汽车站买去柳州的票，走这条路的人太多，拥挤不堪，花了12个小时才挤到票，

所以我再也不喜欢走大家走的路了。到柳州后，我托人买到了经贵阳去昆明的汽车票，开始了崇山峻岭间的万里长征。远看是白云笼罩的重峦叠嶂，身入其境，却成了灰雾朦胧的绿树青山；回顾所来径，又是“苍苍横翠微”了。人生的道路不也是一样吗？在想象的望远镜之前，在回忆的显微镜之下，生活就会发生肉眼看不见的奇光异彩。

到昆明后，我填了一阕《西江月》词：

山下白云缭绕，山头马达轰鸣。

飞越关山万千重，青天开颜相迎。

早有凌霄雄心，今日壮志竟成。

魁星楼外树连天，报道已是昆明。

想当年笳吹弦诵在山城；

愿今后桃李花开满园春！

追忆逝水年华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消逝了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60年前小学毕业前夕，就读过朱自清先生这篇名作；1938年入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堂上，居然亲耳听到朱先生讲《古诗十九首》，真是乐何如之！

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11时到12时，地点在昆华农校的三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鲁迅的学生魏建功讲《狂人日记》，还有罗常培、唐兰等教授也都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记得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先生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写出了人民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捻捻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须，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陈梦家讲《论语》，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概，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生活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论语》上都说了。”

许骏斋讲《左传·鞞之战》，他身材高大，讲得栩栩如生，使人仿佛身历其境。刘文典讲曹丕《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一句。他当过安徽大学校长，见蒋介石的时候，他不称呼“蒋主席”，而称“蒋先生”，被蒋关押起来。

罗庸先生讲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罗先生说这首诗被前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因为通篇对仗，而首联又是当句对，“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一、三句相接，都是写所闻；二、四句相接，都是写所见；在意义上也是互相紧密联系，因“风急”而闻落叶萧萧；因“渚清”而放眼滚滚长江；全诗融情于景，非常感人，学生听得神往。有个历史系的同学，用“无边落木萧萧下”要我猜一个字谜；我猜不出，他就解释说：“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齐和梁的帝王都姓萧，所以‘萧萧下’就是‘陈’字；‘陈’字‘无边’成了‘东’字（‘东’字繁体是‘東’），把‘東’字‘落木’，除掉‘木’字，就只剩下

一个‘日’字了。”这就是当年联大学生的闲情逸趣。

浦江清先生讲李清照的《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他说：“用船载愁还载不动，形容愁多，真是妙想天开，出人意外。后来《西厢记·送别》：‘泪填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宋词。”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50年后，我把《诗经》305篇，《古诗十九首》《唐诗》150首，《宋词》150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译成格律体的英诗；又把《唐诗》《宋词》各100首，译成押韵的法文。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大学时代教我《诗经》的闻一多先生，教《古诗十九首》的朱自清先生，教《唐诗》的罗庸先生，教《宋词》《元曲》的浦江清先生等，但现在却是：“英魂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了。

记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先生1939年8月2日在昆中北院做过一次学术讲演。他的头发胡须都长，有个哲学系的同学写了张大字报，慨叹昆明的理发匠要失业了。冯先生讲的是《中和之道》。他说：“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其实吃三碗才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过，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冯先生这番话对我很有